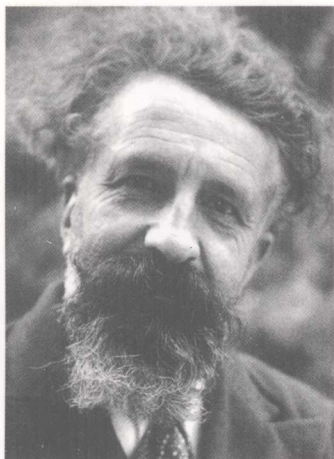


G a s t o n
Bachel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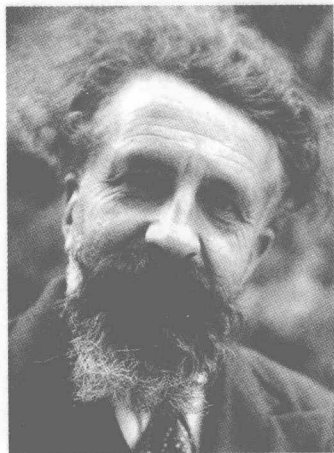


火的精神分析

[法]加斯东·巴什拉 / 著 杜小真 顾嘉琛 / 译 岳麓书社

加斯东·巴什拉 (Gaston Bachelard, 1884-1963) 法国二十世纪重要的科学哲学家。出身贫穷, 中学毕业后没有进大学, 在工作中不放弃学习。七年后, 依靠自学成数学学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从事中学数理教学, 继续自学深造, 1922 年通过中学教师学术考试。1927 年以《论近似的知识》论文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时年 43 岁。1930 年任第戎大学文学系教授。1940 年任巴黎大学科学哲学教授。1955 年任名誉教授, 并任伦理与政治科学院院士。1961 年获法兰西国家文学大奖。他同时还是出色的文学评论家, 诗学理论家。他是法国新认识论的奠基人。巴什拉著述丰富, 数十部作品涉及领域广泛: 哲学、自然科学、文学、诗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等。主要代表作有:《论近似的知识》、《新科学精神的形成》、《梦想的诗学》、《实用理性主义》、《水与梦》等等。

G a s t o n
Bachelard



火的精神分析

[法]加斯东·巴什拉 / 著 杜小真 顾嘉琛 / 译 岳麓书社

加斯东·巴什拉 (Gaston Bachelard, 1884-1963) 法国二十世纪重要的科学哲学家。出身贫穷, 中学毕业后没有进大学。在工作中不放弃学习。七年后, 依靠自学成数学学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从事中学数理教学, 继续自学深造, 1922 年通过中学教师学衔考试。1927 年以《论近似的知识》论文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时年 43 岁。1930 年任第戎大学文学系教授。1940 年任巴黎大学科学哲学教授。1955 年任名誉教授, 并任伦理与政治科学院院士。1961 年获法兰西国家文学大奖。他同时还是出色的文学评论家、诗学理论家。他是法国新认识论的奠基人。巴什拉著述丰富, 数十部作品涉及领域广泛: 哲学、自然科学、文学、诗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等。主要代表作有:《论近似的知识》、《新科学精神的形成》、《梦想的诗学》、《实用理性主义》、《水与梦》等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火的精神分析 / (法) 巴什拉著; 杜小真, 顾嘉琛译, 长沙: 岳麓书社, 2005.10

ISBN7-80665-699-5

I. 火... II. ①巴...②杜...③顾... III. ①哲学 - 理论 - 法国 - 现代 ②诗歌 - 文学理论

IV. ①B565.59②I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4768 号

营盘兄弟文化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网址:

www. xdw. com. cn / www. kacacn. com / 实名: 兄弟文化 / 咔嚓摄影

© Editions Gallimard 1938

图字: 18-2005-100 号

火的精神分析

角度 10

著者: 加斯东·巴什拉

出版人: 丁双平 李永平

责任编辑: 丁双平 李永平

市场总监: 张 辉

出品: 营盘兄弟文化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封面设计: 谢颖设计工作室

出版: 岳麓书社

E-mail: brother_culture@yahoo.com.cn

社址: 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邮编: 410006

印刷: 长沙环境保护学校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90 千字

印张: 6.25

版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65-699-5/B·48

定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退换。

服务专线 010-8447-8818
0731-430-2677

目 录

- 001 中译者序
- 007 前 言
- 013 第一章 火与敬重 普洛米修斯情结
- 019 第二章 火与遐想 恩培多克勒情结
- 027 第三章 精神分析和史前历史 诺瓦利斯情结
- 048 第四章 性化的火
- 064 第五章 火的化学：虚假问题的历史
- 087 第六章 酒精：能点燃的水
潘趣酒：霍夫曼情结 自燃
- 101 第七章 理想化的火：火与纯洁
- 110 结 论
- 114 附：烛之火
- 115 前 言
- 127 第一章 蜡烛的过去
- 137 第二章 烛火遐想者的孤独
- 154 第三章 火苗的垂直性
- 164 第四章 植物生命中烛火的诗意形象
- 179 第五章 灯之光
- 191 跋 我的灯和我的白纸





中译者序

《火的精神分析》与《烛之火》是法国二十世纪著名科学哲学家，法国新认识论创始人、诗学理论家和诗人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 1884—1963）的两本小书，译者把它们放在一起译出，希望能使读者对巴什拉的诗学理论及想象理论有所了解，以便接近他的新认识论——新科学精神。

巴什拉是大器晚成的学者。他出身贫寒，1903年中学毕业后没能进大学，而是进入邮电部门工作。而在工作期间，他从未间断过自学。七年后，他依靠自己的刻苦努力获得数学学士学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在中学任化学、物理教师多年，同时继续自学深造。1922年，他顺利通过哲学中学教师资格考试（1929年又获文学博士学位）。1927年，他以《论近似的知识》论文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这一年他已43岁。1930年，巴什拉终于踏进大学殿堂的讲台，先在第戎大学文学系任教授，1940年又任巴黎大学科学哲学教授。1955年退休，任名誉教授。他一直是法国伦理与政治科学院院士。

晚年曾获荣誉勋位勋章（1951、1959）和文学国家大奖（1961）。在二十世纪法国思想界，巴什拉大概是仅有的没有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没有涉足思想家摇篮——巴黎高师的杰出学者，他的光辉与其他声名显赫的各流派的代表人物相比毫不逊色：巴什拉集科学家严谨的逻辑思维、哲学家深刻的哲理思考、诗人丰富的想象力于一身，这就使他的思想独具魅力，而且长久启迪着人们的心灵。

巴什拉的学术研究展示了两个方向：认识论和诗学。1928年，他的《论近似的知识》的发表标志着他对认识论的更新与改造。法国认识论的发展可追溯到十九世纪末。一般评论认为波裔法国著名化学家、哲学家E·梅耶松的《同一性与实在性》在1908年发表，这是法国认识论的开端，从此，人们开始把从自然科学方法出发探讨哲学问题的学者归于科学哲学家名下。其中最具有影响的有E·梅耶松、H·彭加勒、A·拉朗德、L·布兰舒维克等。

巴什拉继承了梅耶松等的思想，但他认为梅耶松的同一性意味着他的理论是“简单的本体论：希求科学与常识意义并行……科学于是成为常识意义的一种延续”。巴什拉认为，这样的哲学不能表现具有强大力量的认识论领域。而他认为，只有一种保持警觉的哲学才能领会科学认识的深刻变化：这是建立在新认识论理论上的、具有新科学精神的哲学。

巴什拉认识论中最重要、也是最富创造力的基本概念是认识论障碍。这个障碍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外在的障碍，而是在认识活动内部出现的迟钝与混乱。对真实的认识是一束总会在某处投下阴影的光线。它永远不会是直接的、完全的。绝不可能有预定的事先正确的哲学，因为不可能有最初的真理，而只存在最初的错误。人只有在认识过程中不断克服精

神本身的障碍，摧毁错误的认识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真理。科学精神首先禁止人们屈从于现成的舆论，要求人们在认识之前提出问题。科学精神认为：任何认识都是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没有问题就不可能有科学认识。巴什拉的科学精神的目的是要净化经验，理性在与经验的接触中纯化自身。巴什拉追求一种与狭隘、简单的理性主义相对立的完整的、辩证的、实践的开明理性主义。这体现了当代法国思想界希求理性与经验和解的一种倾向。

巴什拉学术研究的另一方向是诗学。1938年完成的《火的精神分析》集中体现了巴什拉从科学认识论出发在诗学理论方面的创新与发展，在当时法国文学与美学理论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巴什拉认为：诗的批评就是要认识诗意想象与空气、火、水和土四种元素的特征相遇，即要在每个诗人那里揭示物质的四重想象，由此，巴什拉挖掘出想象的初源：“哲学优先对最初图像的研究使人们能够民开有关想象形而上学的一切问题。”

《火的精神分析》是巴什拉诗学理论的最重要的代表作。正如巴什拉本人在前言中所说：“本书是对《科学精神的形成》一书所持的总论点进行阐明。”可以说，这本书是运用巴什拉认识论的观点对新科学精神具体形象的说明。对火进行精神分析是这一说明的出色例证。火在人类社会中是极原始的现象。人在最初接触火时，不可能对它有正确的认识，只不过把它看作是具体的、能够取暖、烤烧食物的火。又由于社会、历史留下的禁忌，人们从一接触火时就不但怀有对火的本能的热爱，还有对火本能的敬畏。从理性精神分析的角度看，普洛米修斯情结象征着从物质出发迸发出来的精神光辉。它冲破火的禁忌，把火看作热情的理性召唤，并且冒着

危险追求火的光明，这时火的光明不复是具体的、物质的光明了。古希腊恩培多克勒有着类似的观点。他把火想象为从眼睛薄膜上细孔穿过的火，火与外面的火交流，流射到眼睛，产生面对世界的视觉。巴什拉把这种对火的热爱与尊重、生的本能与死的本能在其中结合起来的的精神称作恩培多克勒情结。以这种精神面对火，会使人幻想、使人激动，火的召唤永远是诗歌的基本主题，是它使人们产生无意识的连绵遐想。从维克多·雨果到昂利·雷尼耶，赫丘利的焚尸柴堆就像一种自然象征，不断地向我们描绘人类的命运。火在人的精神中引起的震撼、火使人产生的憧憬与遐想不知要比平时的经验强大多少倍。

在对火的精神追求中，人们对火的认识愈来愈深。火不但是光明的象征，而且还是热的象征。这远不是指具体的热，而是指内在的热意识，这种意识总是优于关于光的完全的视觉的科学。而这热满足人的欲望，含有发热快感的深刻意义。热是一种财富，一种占有，应当把这种热珍藏起来，把它赠给值得沟通，能够相互交融的意中人。光只能在事物表面闪烁，微笑，而热才能深入：深入到内在的意识中去，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至此，火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深藏的热迸发为挚诚的爱，刻骨的恨，在火的运动中产生无与伦比的强大创造力。

火升华的最高点就是纯洁化。火燃烧起爱和恨，在燃烧中，人就像火中凤凰涅槃那样，烧尽污浊，获得新生。情感只有经过火的纯化才能变得高尚，经过纯化的爱情才能找到感觉。真正的爱必须经过火的燃烧，才能升华，才能经久不衰，永远有生命力。

巴什拉通过对火的精神分析，希求把知识与对物质的想

象统一起来，把诗的遐想与科学的理解结合起来。为使读者能更完整地理解巴什拉有关想象的理论，并更深地领略他那追求和谐理性与理智的激情的辩证科学精神，译者又在《火的精神分析》之后附上《烛之火》译文。《烛之火》这本堪称散文诗精品的小书是巴什拉最后一部著作，1961年发表。如果说，巴什拉早年发表《论近似的知识》及《科学精神的形成》等书时，他更多地是一个科学家或科学哲学家，后来在发表《火的精神分析》、《诗与空间》、《诗与遐想》时更多地是一个诗的想象的哲学家，那么，在最后写《烛之火》时，完全可以说他通过和谐、平衡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灵魂遐想并思考，然后想象。”巴什拉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动人的图画：那就是面对烛火孤独遐想的遐想者的图画。想象就是一簇烛火，心理的烛火，人们可能面对它度过一生。在这纯粹是诗的观察之中，精神在与宇宙的完全融合时外在于时间而闪闪发光，这就是产生艺术创造力的精神活动的过程，即知与诗结合的过程。在知与诗之间，不可能有直接的桥梁，只有一条路是可能的，那就是通过人——在他的精神活动中，知与诗之间真正具有深刻而又有价值的联系。《烛之火》是诗人巴什拉在向我们讲述面对烛火遐想的经历，同样是一次对知的精神分析：烛火照亮孤独的遐想者，而烛火就成为诗人面前白纸上闪现的明亮的星星。火苗——烛火垂直上升的蜡烛火苗成为遐想者上升超越的向导。而诗人通过火苗的形象把树、花等置于生命之中，即置于诗的生命之中。在这里，我们体味到科学、想象、遐想、诗意的融合与归一，一种波德莱尔与普洛米修斯的综合。也可说是俄狄浦斯情结——希望知道一切——与莫耳甫斯①情结——希悦与安慰他人——的互补。巴什拉是多么希望我们时代的悲剧：“知者不复慰

藉，慰藉者不复知”能够在这科学与诗的和谐中消失。

“哲学所能期待的是使诗与科学互为补充。”巴什拉一生始终追求理性与经验的和谐——智慧的唯物主义与热情的理性主义的结合。他像诗人一样希望超越普通特定的东西，心中蕴藏着炽热的智慧之火，追求脱凡的高尚境界，但他又是一个物质世界中的科学家，与生命和自然、与尘世万物、与世上实在的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是那样理智，又那样富于友善的同情。也许，这样把自身的想象命运与认识命运如此有机结合起来的人才是真正的智者。这样的智者多一些，我们的世界也许会多一些美好，多一些平静。

译者

1991年11月于蔚秀园

① 莫耳甫斯：希腊神话中的睡梦之神，睡神许普诺斯的儿子。——译注（凡文中未注明出处的脚注，均为译者所加）



前言

只要我们谈论某客体，我们就会以为自己是客观的。但是，在我们最初的选择中，与其说我们指定客体，不如说客体指定着我们，并且我们相信：我们对于世界的基本思想往往是一些有关我们精神青春的机密。有时，我们为某个被选定的客体感到欣喜，我们进行种种假设和设想，于是形成了一些形似某种知识的信念。然而，根源并不纯洁：最初的事实并不是根本的真理。事实上，只有当人们首先同眼前的客体决裂，只有当人们不受最初选择的诱惑，只有当人们制止并否认了产生于最初观察的思想时，科学的客观性才可能实现。得到确切证实的一切客观性否定与客体的最初接触。这种客观性应当首先批判一切：感觉、常识，甚至最习以为常的行为以及词源，因为词语是用来歌咏和迷惑人的，难以体现思想。客观的思想远不是进行赞叹，而应当讥讽。如果没有这种不善的警惕性，我们将永远不可能采取一种真正的客观态度。如果是评审人，评审我们的同辈弟兄，那么采用的

根本方法就是同情。然而，当我们处在无生机的世界面前，这个世界的生活同我们的生活不同，毫无我们的苦痛，也不为我们的欢乐而动。我们应当停止一切扩展，我们应当戏弄我们的人格。诗与科学的轴首先是颠倒的。哲学所能期望的是使诗和科学互为补充，把二者作为相反相成的东西结合起来。应当用无声的科学精神同扩展的诗的精神相对立，对于科学精神来讲，事先的对立是一种有益的提防。

我们要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中，客观态度从来没有能够实现，而初次的诱惑具有如此的决定作用，歪曲着最机敏的精神，并且把这些精神带回诗的家园。在那里，遐想代替了思考，诗歌掩盖了定理。这就是我们的信念所提出的有关火的心理问题。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具有如此直接的心理意义，因而我们将毫不迟疑地谈论火的精神分析。

当代科学几乎完全绕过了由火的现象而向无瑕的灵魂提出这个确实十分重要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化学书籍中有关火的章节变得越来越简短。试图探讨火和火焰而又徒劳无益的当代化学著作不胜枚举。火不再是一种科学的对象物。火，作为一种眼前触目之物，一种取代许多其他现象而迫使人们作出最初选择之物，不再为科学研究提供任何前景了。于是，我们认为，从心理角度出发，观察这种现象价值的增值，研究多少世纪来曾压抑科学研究的问题在获得解决之前是如何被骤然分割或弃置的，将是一件有益的工作。如果你像我多次做过的那样向有文化修养的人乃至学者发问：“火是什么？”那你得到的是含糊其辞的或老一套的回答。这些答案无意识地把最古老的、最富有想象力的哲学理论又搬了出来。原因是这个问题涉及到了不纯净的客观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个人的感知和科学的实验相互混杂。我们正要指出，

对火的感知——也许更甚于对其他事物——仍含有严重的纰漏。这些感知在一个必须经过实证的问题中使人们立即确信无疑。

在过去的一部著作中^①，我们曾想为生热的现象勾勒出一条科学的客观化的确定的轴线。我们曾指出几何和代数怎样逐步地具有自身的形式和抽象的原则，把经验纳入科学的轨道。现在我们要寻求的是一条相反方向的轴线——不再是客观化的轴线而是主观性的轴线——以便提供双重前景的范例，人们能用这种范例同对于某种特殊的，甚至确定的现实的认识所提出的一切问题联系起来。若我们在有关主体和客体的实际牵连问题上是有道理的话，那我们应当更清楚地区别思考的人和思想家，而又不希求这种区别是完善的。总之，本书要研究的是思考的人，当炉火正旺时在家中孤独思考的人，犹如孤独的意识一样。于是，我们将会有许多机遇指出对于科学的知识来说有各种危险：最初印象的危险，取悦黏着力的危险，任意遐想的危险。我们将很容易对观察家进行观察以得出这种更有价值的观察原则，或更确切地说，这种被迷住的观察即对火进行观察的原则。最后，这种轻度的催眠状十分适合引出精神分析的研究，而我们发现这种催眠状的经常性。冬天的傍晚，屋外刮着风，只要有一堆明亮的火，痛苦的心灵就会同时追忆自己的往事并倾吐苦痛：

人们轻声慰藉着

埋藏在冬日灰烬下的

这颗暗火似的心，

它正在燃烧、歌唱。

——图兰



但是，如果说逐句从字面上读这本书是容易的话，我们似乎的确不可能把它写成一部结构完善的作品。人类谬误的计划是一件无法实现的事情。特别是诸如我们这样的任务更拒绝历史的计划。事实上，过去的遐想条件并没有被当作科学形成消除。当科学家不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时，就会回到最初的增值。在历史范畴中描绘一种否认科学史教诲的思想是徒劳的。相反，我们将花费一些精力指出遐想不断地重新捡起最初的主题，不断地像原始人那样工作，而不顾已有建树的思想成就同科学试验的教益背道而驰。

我们并不想回溯到很容易描绘出对火的崇拜的遥远时代。我们认为，有意义的仅是指出这种持续的、默默无声的崇拜。从那时起，我们将利用的资料离我们越远，就越有力地证明我们的论点。在历史上，我们所寻求的正是这种持久的资料，即对于心理演变的抵抗痕迹：具有童心的老者，具有老人心理的孩童，扮成工程师的炼金术士。但是，对我们来讲，由于过去是无知，遐想是无能，我们的目的是使精神从幸福中痊愈，使它摆脱最初事实所造成的自我陶醉，并且赋予它其他的保障而不是占有，赋予它信念的力量而不是热情和兴奋，总之，是一些并非火焰的证明。

但是，我们已作了足够的表白以体现与火的现象的认识有关的主观信念的精神分析的意义或者更简洁地说，即火的精神分析的意义。我们使用特殊的论据来论证我们的总的论点。

三

然而，我们还要补充一点以言明在先。当读者读完本书时，他不会增长任何方面的知识。这也许并不是我们的差错，而是我们所选择的方式的代价而已。当我们转向自身时，我们就背离了真理。在我们进行内心体验时，我们就从根本上否认了客观经验。我们在本书中倾吐隐情，再一次罗列各种谬误，本书就是作为这种特殊的精神分析的例证，我们认为它于一切客观研究基础都是有用的。本书对《科学精神的形成》一书所持的总论点进行阐明。科学精神的教育将有助于阐明歪曲归纳法的诱惑。对水、空气、土、盐、酒、血，我们在此并不难以作出有关火的论述。的确，这些即刻变得有价值的物质促使对非一般性的主题进行客观研究。这些物质所具有的两重性——主观的和客观的——不如火那么清晰；然而它们却有一种虚假的标志，一种未经研究的价值上的虚假意义。对更有说服力的、不太直接而且比物质试验更少感情色彩的事实基础进行精神分析，那将更加困难，但却是更加丰富的。如果寻找竞争对手是值得的，那我们将用一种对客观认识的精神分析观点促使对手去研究总体、体系、成分、演变、发展等概念。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人们毫无困难地理解混杂的、非直接的增值，而它的感情色彩却是不容诋毁的。在所有这些例证中，在科学家或多或少容易接受的理论中，人们将会发现某些质朴的信念。这些未经争论的信念是一些干扰性的光线，它们模糊了精神应在言语的努力中会聚的正当的光亮。每个人都应当努力在自身消除这些未经争论的信念。每个人都应当学会避免僵硬的精神习惯，这种习惯

是在与家庭经历的接触中形成的。每个人都应当比消除他的嫌恶更加仔细地去消除他对最初感知的“亲近”与取悦。

概括地说，我们并无意教育读者。假如我们能够说服读者进行一种我们把握得住的活动：自我嘲讽。那么，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值得的。若无这种自我批评式的讥讽，就不可能在客观认识中取得任何进步。最后要说明，我们所提供的资料仅是我们在阅读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大量科学著作过程中所积累的资料中的极小部分，以至这本小册子只不过是纲要而已。若要写蠢话，写一部厚厚的书倒是太容易不过了。

① 《关于物理问题演变的研究：热量在固体中的传播》，巴黎，1928年。——原注



第一章

火与敬重
普洛米修斯情结

火和热在各种迥然不同的领域中提供了解释手段，因为对我们来说它们是一种引起无穷回忆、造成个人普遍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历的机会。火于是成为能解释一切的特殊现象。若一切缓慢变化着的东西能用生命来解释的话，那一切迅速变成的东西就可用火来解释。火是超生命的。火是内在的、普遍的，它活在我们的心中，活在天空中。它从物质的深处升起，像爱情一样自我奉献。它又回到物质中潜隐起来，像埋藏着的憎恨与复仇心。惟有它在一切现象中确实能够获得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善与恶。它把天堂照亮，它在地狱中燃烧。它既温柔又会折磨人。它能烹调又能造成毁灭性的灾难。它给乖乖地坐在炉边的孩子带来欢乐，它又惩罚玩弄火苗的不规矩的人。它是安乐，它是敬重。这是一位守护神，又是一位令人畏惧的神，它既好又坏。它能够自我否定：因此，它是一种普遍解释的原则。

若无这种初步的价值，人们就不能懂得对于这种最明显